

# 現代評論

## 第七卷

第一一五七號——第一一八二號  
【第三屆年紀念增刊】

# 現代評論

時事短評

執監委員會功罪的關係(沛)——收復北京的機會又來了(華)——波蘭和立陶宛的國

際問題(浩)

我們的希望

塘吉爾問題之歷史的背景

全美會議與美國

土地廟(小說)

中秋之月(詩)

王世杰氏的比較憲法(書評)

山木

松子

武培幹

胡也頻

金髮

錢端升

Hsien Tai Ping Lun

(The Contemporary Review)

Vol. 7. No. 157, December 10, 1927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並發之新聞紙

第七卷第一五七期

民國十六年十二月十日

編輯通信處

上海白克路北河路八號

發行所及定報處

上海白克路北河路八號

代售及代定報處

上海及各處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牯嶺路餘慶里太平洋印刷公司

報價

國內 全年大洋二元，半年一元，連郵費在內。日本朝鮮同。

歐美 全年大洋三元，半年一元五角，連郵費在內。

零售 每份大洋五分。

郵票定報

不通郵匯之處得以中國郵票代洋，但須加一成，並以一分及半分者為限。

## 冬節禮品莫如儲金禮券

冬節到了。大家在社會上。不免又要彼此餽送些禮物。

但大都物品。總不能得受餽者十分的滿意。上海銀

行發行各種有利的禮券。係專為餽贈親友之用

。既經濟。又便利。且有利息。以之餽贈親友。並可以

興起親友們儲蓄的觀念。這豈不是一舉而數善俱備麼。

此種禮券。上海銀行總所及各分行處。均有出售。送禮

的諸君們。盍興乎來。

##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啟

簡稱上海銀行

地址寧波路九號

## 商務印書館出版

胡適選註

### 詞選

精裝一厚冊

定價一元八角

郵費五分

本編選集晚唐以迄南宋的詞，凡三百五十餘首。編者自謂「我是一個有歷史癖的人；所以我的詞選就代表我對於詞的歷史見解」。他的見解以為自晚唐至元初，為詞的自然演變的時期，始為歌者的詞，繼為詩人的詞，次為詞匠的詞；至國匠而音律古典雅性強，詞運便不可挽救了。本編所選諸詞，歷歷表示此種演變的途徑。每一作家有一小傳，編者的見解與批評，往往附見小傳中，讀者得此，解悟不少。附錄「詞的起源」一篇，為編者論詞精心之作，可供研

## 蘇俄的東方政策

中譯

布哈林著

(平裝一冊一元二角)

著者對於本書，自謂：「莫把他當作一種『學術的議論』，要把他當作一種『日擊事變的新聞記者體驗記』便得了。」本書第十七、第十八兩篇，最宜注意：從第十七篇可以知道聯俄與聯共可以分作兩件事，反共聯俄未嘗不與俄國的東方政策有共通之點；從第十八篇，可以看見日本人的野心。凡留心國際情形者，不可不手此一編。

上海白克路河北路八號

上海太平洋洋書店出版

## 時事短評

### 執監委員會 功罪的關頭

「人生不相見，譬如參與商，今夕何夕，共此燈燭光」。被全國民衆力竭聲嘶地哀懇開會的執監委員，好不容易大半集到上海來了；來了之後，大家又捏着冷汗像等候死罪赦免的宣告一般，生怕他們又跑開或不開會，然而好不容易終竟開始聚合了。在這一髮懸着千鈞細細繫着白駒一樣的時候，我們不得不垂涕泣而道，籲請委員們垂聽以下的幾點，并給水深火熱中的民衆那最小限度的結果：

第一，籲請委員們各人把各人的不平和主張一一在會場中吐露，拿出近代政治家的態度，雄辯滔滔地說明自己的意見，使人家知道你們的主張，以便比較討論；不要在會場裏三緘其口，像普陀山的佛爺一樣，現出神秘的沈默，而到了散會以後，又來絮絮叨叨，暗顯神通。

第二，籲請委員們把議案爽快快付表決，表決之後，多數佔勝，少數服從，沒有話講；切不可講談竟日，飄然而散。水深火熱中的民衆決不敢奢望怎麼偉大完滿的理想，只想解決日下的危局，有辦法勝於無辦法。

第三，籲請委員們每日按時到會，并且多開幾點鐘會，一連

開幾天，才免得夜長夢多，才能得到一點結果。切不可像普通人開會一樣，遲一兩點鐘到會，討論剛才開始又便停會，開會一天延會兩天，像日本某兩名手下棋一樣，今冬才下八着，便收起來明春再下。一七八九年法國國民議員受路易十六壓迫，會場被封閉，平民議員們便跑到附近的網球場上去開會，當地宣誓：不議成法國憲法決不分散；我們相信我們的委員們一定有同樣的熱誠。

第四，籲請委員們每日到會，贊成固然可以出席贊成，反對尤其應當出席反對，縱使表決的議案違背你自己的良心主張，然而你當場反對的紀錄一定不會磨滅。切不可像一般議員一樣，不如己意便消極破壞。

以上對於開會方法的請願，還有一個最小限度的結果務懇委員們俯念民衆的切望，一定不吝給予，就是：從這次的會議必須產生一個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常務委員會，一個中央黨部，一個國民政府。

昔時國會議員們打了七八年架不能產生一個憲法，國人切齒痛恨。這回會議的重要，不亞于憲法會議；這會議倘若沒有結果，黨又要分裂，政府又不能成立，軍政財政又無法解決，北伐又要停頓，奉魯軍閥又延長壽命，全國又要陷於內亂，無幸的民衆

又要陸續破產流離，那末就要知道，這一切罪惡是先生們造成的。倘若有人再持殘忍的浪漫態度，開會時不拿出責任心來，使會議沒有結果，他們的罪惡便和軍閥相等；倘若有人不顧民衆的迫切，只圖自己的利益，積極或消極破壞統一，那時候，水深火熱中的民衆一定不再含忍，一定直接行動起來，把頸血和他們拚命。（沛）

### 收復北京的 機會又到了

殘餘軍閥的頭領張作霖盤據北京到現今已經有一年多的光景了！假如革命軍的內部沒有變亂，張作霖的交椅早已崩析，他那裏還能夠在北京耀武揚威，既爲「大元帥」，又想作「皇帝」，那樣胡鬧！今年七月的時候，南京方面的革命軍沿着津浦鐵路，過了徐州，得了濟寧，下了曹州，眼着着的就要破濟南，渡黃河。於是北京振動，張作霖已經命令他的在直隸及察哈爾的文武大小嘍囉，收拾行李，預備一齊逃去關外。當時革命軍收復北京，不過是幾天的事體。不幸，共產黨勢力下的武漢政府，大倡「東征」。鬧出來的結果是：革命軍兩次失掉徐州，孫傳芳大舉過江圍攻南京，幸賴李宗仁，何應欽，白崇禧及海陸軍的同志同心協力，血戰了七八天，才把孫傳芳打敗，救了首都。到「寧漢合作」以後，寧漢兩方及閻馮各方的革命軍本來預備一同進攻，掃除張孫兩個軍閥，閻方的軍隊在京綏鐵路已經克復張垣，進攻南口

，在京漢鐵路已經得了石家莊，前鋒要快到保定。張作霖正在驚惶失措的時候，不幸又遇者了一個唐生智，不北伐而東下，派大軍佔據了安徽江西兩省的地盤，要與張孫南北呼應，平分疆土。兩星期以前唐生智逃跑了，長江流域才告肅清，正是北伐的好機會到了，而廣州方面，又發生了張黃之變，北伐又受了牽制。但是目下廣東變亂雖然沒有平息，而革命軍連日打下蚌埠，攻克徐州，徐淮及豫東已經次第肅清。閻方的軍隊不惟固守涿州，日來亦電告恢復了石家莊。假若國民革命軍乘這幾天軍事的勝利，在津浦京漢京綏三條鐵路上一齊前進，張作霖滾出北京，一定不成問題。委員先生們，趕快團結起來，合力北伐，先把張作霖解決，再談其餘吧！（華）

### 波蘭立陶宛 的國境問題

巴爾幹半島正要掀起風雲的時候，在東部的歐洲的波蘭立陶宛兩國間又因維爾拉（Vilna）問題發生國境的爭執了。本來維爾拉的歸屬問題，依威爾遜總統提倡的民族自決主義，在東部歐洲建立許多新國家時，早就應該有所決定。不料凡爾賽會議中，竟沒有討論及此。後來雖然經過一九一九年聯合國最高會議和一九二〇年國際聯盟理事會的兩次調停，但是因爲一方面遭立陶宛政府的拒絕，同時一方面也不爲波蘭政府所滿意，依然沒有結果。一九二三年聯盟理事會鑒於事態的重大，復提出一種分割的辦法，

將維爾拉市單獨劃歸波蘭，維爾拉地方劃爲波立兩國所分有。於是有所謂理事會線之名稱。後來英法意日四國大使會議更承認這種辦法。但是當事國的立陶宛政府依然拒而不納。遷延至今，依近來外電所傳，又將因雙方的爭持聳動世人的視聽了。假使這個維爾拉問題，只是他們兩國間的局部爭議，雖然久而久之，也許甚而訴之武力，但從世界上全部問題看來，本不算是一件很重大的事變。不過波蘭立陶宛之後，還有英俄的外交，正在操縱利用。所以區區一隅的國境問題，糾紛到七八年之久，也許竟像奧匈帝國皇太子的一彈，變作歐洲或世界大問題的導火線！（皓）

## 我們的希望

山木

在「致全黨領袖們」一封公開的信裏面，本刊同人曾經簡略的表示過幾種希望：第一，廣東事變雖然是一件狠可痛惜，甚或狠可憤慨的事體，究竟是一件局部的事體；我們盼望執監會議不是因是而停頓，不因是而決裂。第二，分治合作的原則如果只是說，中央與地方的權限必須劃分清楚，以免中央對地方的干涉，出乎必要的範圍，我們便盼望這個原則立即成爲事實。第三，改組政府的時候，我們盼望執監會議，嚴格的採取人才主義；不要又是甲方幾人，乙方幾人，只求黨內各派的躊躇滿志，不顧一般社會的失望與灰心。第四，執監會議開會以後，我們盼望諸位領袖

，更能抑制一切不滿的情緒，打消息肩恬退的念頭，聯袂出山，把政務黨務送上軌道。

現在執監會議的預備會，已經舉行兩次了。在我們執監的時候，我們的希望似乎大部的或全部的可望實現。但在這個瞬息千變的局勢之下，前途究竟成何形勢，誰也不能預斷。因此我們對於粵變的處置和領袖們的恬退兩事，忍不住要重複申說幾句。

執監會議的最大癥結，就是粵變的處置問題。這是誰都承認的。可是執監會議的最大使命，究不在解決粵變，而在成立一個黨部，組織一個政府。這應該也是誰都承認的。因此，各方對於廣東事件，如果能在預備會內或預備會外，協定一種解決方案，這事自然可以提付執監會議解決；如果各方的感情未能遽平，或各方的見解未能遽趨一致，這件事體便宜責成未來的國民政府解決，而不宜逕行提出于執監會議，免致惹起這一方或那一方的消極抵抗，免致黨部和政府因是而不能產生。這種辦法，在表面上，自然只是延緩解決，而不是真正的解決。可是時間這個因素，在政爭的處理上，往往極關重要，不容我們忽視：有時候，我們因爲爭持者情感極烈而急謀解決，到頭來不但無濟于事，反使破裂的危險隨而增加。在這種情形之下，延緩解決的企圖，實際上就是增加解決的可能性，就是解決的第一步。執監委員中，對於粵爭，比較的立于超然地位的，亦不乏人（如蔣蔡諸公），如果

他們確見各方對於此事一時不能妥協，我們盼望他們注意到時間因素的重要；我們盼望他們以超然者的資格，主張將此事交付未來的政府負責解決。

領袖們的引退，關係政局的安定，所以我們也忍不住要更發數語。

不願出山的領袖，原不必對於任何方面，有敵對的意思或敵對的行為。但是政治上的領袖人物，總有許多長衫的或武裝的信從者；因此，一位領袖的高蹈，往往有衆多的他人，亦不願，或不能，參加政府和黨部的工作。這些分子就是分化的媒介；可使他們恬退的領袖，漸漸與政府或黨部立于兩不相容的地位。緣是而政潮以起；緣是而政府動搖。所以我們說，一位領袖的恬退，可以引起重大的糾紛，可以造成一個敵國。

現在的情形，實在不容我們只顧自己分家算賬，不顧社會的疾苦了。吳稚暉先生，在他最近發表的長篇文章裏面，苦口婆心的奉勸三民主義的信徒，趕速完成破壞革命，着手建設的工作，俾小百姓早早解除幾分痛苦。這誠然是惻隱之言。可是我們如果沒有一個安定的政府，建設的工作，從何說起？戴季陶先生在日前執監會議預備會的席上，據說也有一段沈痛的言論。他說：『組織政府而不定法律，不注重司法，則一切問題，均隨時想到，隨時去做，任意所爲，自由行動，致令全國人民的生命，財產，

言論，思想，都沒有保障。這樣做去，如何能使國家安定，社會安定？』這誠然是慨乎言之！但從一方面講，法制未能確立，固然可以說是政府不安定的原因，從另一方面講，政府的不安定，也可以說是法制未能確立的原因。在這過去的幾個月內，每一個國民政府，命運都不過百十天，縱有法制，怎麼確立呢？縱有良好的法制，人民的生命，財產，言論，思想，又怎會有保障呢？所以我們盼望黨的領袖們，自今以往，把創立『安定的政府』當作大家共同努力的目標。領袖們如果對於任何個人，任何政策，有所不滿，應當踴躍進黨部或政府，運用政府或黨部的法定機關，監視一切，批評一切，糾正一切。否則黨部與政府，在表面上，儘管很安閑，在實際上，朝朝暮暮都有『青島達』發生的危險。那末，國民革命的真正成功，真不知要延到什麼年代了！

十二月，七日。

## 塘吉爾問題之歷史的背景

松子

上月三十日路透社倫敦電報，傳布一個驚人的消息於世界；意大利的艦隊在意國烏定一親王統率之下，忽然開抵摩洛哥之塘吉爾 Tangier 港。這當然不是尋常的軍艦遊訪，而是一種國際示威的舉動。這種突飛的舉動，令人回想到一九〇五年德皇在塘吉爾登岸之舊劇。北非殖民地競爭問題，摩洛哥問題，大而言之，

地中海均勢問題，又將要煩歐洲政治家的勞心了。

要明白這次塘吉爾事件的意義，不可以不追溯到摩洛哥過去的國際關係及塘吉爾的現在地位。在十九世紀初，摩洛哥可說是非洲海岸唯一的獨立國家。但在十九世紀中，因為英法西班牙諸帝國主義的國家垂涎，尤其法國的侵略，她的獨立地位，一天一天動搖起來，最後便保持不住了。到了二十世紀初頭，摩洛哥名為獨立實際已成了法國及西班牙的勢力範圍。一九〇四年的英法協約及隨後締結的法西協定，最後宣告摩洛哥獨立王國的死刑，而給予法西兩國在摩洛哥的特權地位一重國際條約的保障。中間因為德帝國之不平，而演出一九〇五年德皇在塘吉爾登岸，倡言承認摩洛哥王為獨立國主之一幕，幾於引起歐洲戰爭。為解決那項事件，有一九〇六年列強（英法德俄奧意西葡荷瑞典比美及摩洛哥共十三國）在阿爾吉西 Algerias 的會議。會議結果，摩洛哥的政治獨立及領土保全得着形式的保障，而法國的經濟的優越權，反而得到列強正式的承認。加以摩洛哥警察權經會議劃歸法西兩國共管，摩洛哥實際成了法西兩國的被保護國。法西西方謀行使其新得之條約權利，着手於摩洛哥經營，而第二次德國干涉之舉又發生。一九一一年有德國砲艦 Panther 開赴摩洛哥 Tangier 之事，以造成所謂第二次摩洛哥事件，引起國際危機。最後以法德兩政府的妥協，在非洲土地交換條件下，由

德國承認法國在摩洛哥的政治保護權，而法國對於摩洛哥之地位，更加鞏固，摩洛哥獨立的名義也保不住了。一九一二年三月二十日法國與摩洛哥之間，最後訂成保護條約，把摩洛哥正式置於法國保護權之下。從此以後，摩洛哥不再列入世界獨立國家之林。而因為法國正式宣布對於摩洛哥的保護權，摩洛哥問題，地中海均勢問題，大改面目。在法德協約（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四日）成立之後，法西之間隨即訂有協約（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協定兩國在摩洛哥經濟利益事件及各自勢力範圍的境界。同時而一九一一年這些列強間談判之結果，把所謂塘吉爾區域 Tangier Zone 化成國際地帶，而約定將來定一種「特殊制度」 A special regime 管理它。摩洛哥的國際關係的經過及塘吉爾問題的山來，從以上簡單說明，大約可以明其概要了。現在再進而說明塘吉爾的現在地位。

從國際政治的系統上述，摩洛哥分為三部，最大的部分（面積約二二一，五〇〇英方里）為法蘭西勢力範圍（French Zone），屬法國保護；北部一小區域（約一八，三六〇英方里）屬西班牙勢力範圍，Spanish Zone，而西北之一角則為所謂塘吉爾區域，叫做國際地帶 International Zone。

塘吉爾區域，位於西班牙對面的非洲海岸之一角，包含着塘吉爾市及其附近一帶地域，面積不過約二百方英里，人口約七萬

人，（依一九二五年統計）。從摩洛哥全體看起來，這不過是西北角上一塊小地方，然而就國際的見地上說，則這個小地方關係實很複雜，在摩洛哥立於特殊的地位。

塘吉爾這個城市，控制地中海的入口，因為在軍事上商業上占重要的地位，久已成為國際競爭的中心。為防止爭議起見，一九〇四年及一九〇六年所締結之協定，決定不管摩洛哥之地位如何，塘吉爾應有其特別的地位。實則塘吉爾在摩洛哥的領土內，久已有國際化的傾向；它的行政受一種國際的支配。一九一一年法德危機，對於塘吉爾的地位實際沒有變更，塘吉爾仍成為國際地帶，而法德協約亦約定給以一種特殊的行政制度。在一九一二年法西兩國派兵佔住各自的勢力範圍，塘吉爾仍直隸於摩洛哥王之統治下，而參以外國代表的干預。同年法國宣告摩洛哥為被保護國，也不曾影響塘吉爾的情形，因為塘吉爾是認為立於那項宣言效果之外的。然而既存的舊式的腐敗的行政組織，引起各方面的不滿足，關係列強乃不得不實踐一九一一年之協定，創設那種特殊行政制度。於是一九一三年英法西三政府代表開談判，決定所謂特殊制度的性質。經過長時日談判，三國代表正要簽約的時候（一九一四年），歐戰發生，西班牙忽然拒絕簽字。西班牙的意思，不待說，是要等看戰爭的結果再決定，因為她還抱

有自己佔領塘吉爾的希望。於是一九一三年的協定作廢，而塘吉爾

爾保持原狀。在此時期中，塘吉爾受外交團的代表組成的國際委員會之統治。

在歐戰中，塘吉爾的地位未受影響。歐戰結局，列強正忙於和議亦不暇計塘吉爾命運。及至一九二三年，塘吉爾問題，始得着列強的注意。那時候形勢大變，法國在摩洛哥的地位更加鞏固，似乎她的權力不難擴張到塘吉爾，而謀取得專管權。但是英國政府防阻法國的野心，仍主張採用國際形式的行政組織，而西班牙既不會得着戰爭的便宜，也贊助英國的主張。這是一個極難解決的問題。一九二三年七月在倫敦開了一個預備會議，不會成立協定，但只供給一個交換意見的機會而已。十月中，英法的代表赴巴黎在那裏繼續開談判。結果議成了一個協約，英法的代表於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十八日簽字，而西班牙代表則於一九二四年二月七日簽字。這個協約，為塘吉爾樹立一種共管的政府組織，但法國在那裏略佔優勢。

依一九二三年英法西三國間之巴黎協約，塘吉爾定為永久中立國際化的地帶，置於摩洛哥國王主權之下；國王對於該地方同教及猶太教的摩洛哥人民保有直接統治權。摩洛哥國王以一高官代表他駐節該地。塘吉爾市及其附近地域之行政，由一行政長及二次長掌管之；他們執行立法會 Legislative Assembly 的議決。該協約規定，在最初六年間，行政長必須為法國人，其二次

長必須一爲英國人，一爲西班牙人。過了那時期之後，他們應由立法會選舉。此外尚設有一監理委員會 Committee of Control。監理委員會以簽字阿爾吉西拉斯條約各國（除舊敵國，即德奧外）之領事組成，有依多數決議批駁立法會議決之權。立法會以二十六員組成，從塘吉爾的回教及猶太教住民並在塘吉爾有代表的列強人民選出。至於各國民代表人數，則依其該地之人口，商業，及勢力之重要程度定之。司法則依由各國國籍的法官組成之混合法廷執行。設置二百五十個土人組成的警衛隊由一比國籍軍官統率，而以法西兩國籍之軍官各一人輔佐他。稅關長由摩洛哥王任命，實則受法國的支配。協約上爲塘吉爾立有門戶開化，中立，不設要塞之規定。但許法西兩國軍隊經由此港赴他們各自在摩洛哥的勢力範圍。就全體說來，在此協約之下，法國所佔的地位獨優。

由上述的說明，可知一九二三年協定的組織案，實行上很多困難，因之該協約在巴黎簽字後越二三年，尙未能成爲有効的計劃。該計劃實行之始，即因爲意大利和美國拒絕承受該約所創設之局面及葡萄牙久不加入而大感困難。結果糾紛大起，不贊成該協約的諸國不許該約的規定適用於各該本國的人民。於是一切贊成該協約的國家的人民，在塘吉爾立於新制度之下；他方面反對的意美葡三國（都是阿爾吉西拉斯協約簽字者）的人民，則保有

舊來的地位，因此不負納付新稅捐之義務。所以一九二三年英法西三國間雖有協約成立，而該協約所樹立的新制度，未能完全實施，塘吉爾在國際關係上乃立於一種不明白不確定的地位。原來有將塘吉爾置於國際聯盟監督下之提案，但未見採用。其結果塘吉爾所樹立之行政制度，不過是半國際的性質。因爲法西兩國所得之特權，引起里夫部落種族之疑忌，塘吉爾的地位，乃因最近一九二四年西班牙在摩洛哥之戰敗而大感動搖。邇來法國侵併的野心天一天的暴露，她要設法和西班牙單獨交涉以解決塘吉爾問題，更加引起列強間的疑忌與競爭。這次意大利的海軍行動，便是因那種新情勢促發的一個手段，其用意在反對法國自由與西班牙或英國處分塘吉爾而主張意大利對於這事的發言權。（參看本週刊第六卷第一五三期梁雲松的唐幾兒問題。「唐幾兒」的譯名不普通，本文乃改用「塘吉爾」，以求適合於國內報紙通行的譯名）。

## 全美會議與美國

武埴幹

近據外電傳稱，第六回全美會議（Pan-American Conference）將於明年一月在古巴首都哈瓦那開會，美國政府對於代表的人選煞費苦心，到最近才決定由美國大總統柯列芝親自出馬外，並派前國務卿許斯爲首席代表，另外各代表亦多網羅各方

而之權威，如上院外交委員長波拉，上院議員平海姆及凱葛，全美協會理事長羅渥，下院外交委員長滿利阿姆博士，卡尼奇平和財團理事斯可托博士，前駐尼加拉瓜美國公使威澤爾大佐，前華盛頓會議美、全權代表阿達多等，都是美國政界中聲名卓著的人物，對於拉丁亞美利加問題也都是一般人所公認為權威的。我們就這些代表的人物看來，可見美國對於拉丁亞美利加政策的重視，這回定會有一新耳目的偉大計劃出現；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大總統柯列芝擬親自出馬參與會議。這在美國歷史中簡直是不常見的事。美國大總統在任期中，除威爾遜一人曾列席歐戰和平會議外，這次怕又是破例的舉動了。

美國政府何以對於全美會議，這回這樣的重視，真是耐人尋味的事情。距今四年以前，在智利聖蒂哥 (Santiago)開全美會議的時候，當時美墨關係非常緊張，拉丁亞美利加諸國差不多都是表同情於墨西哥，以致反美感情支配於全會議。美國本來是想利用「全美會議」的，不料結果適得其反，這真是意料所不及的事。其後塔克那、阿利卡 (Tacna Arica)問題，（即秘魯與智利之邊界問題）與尼加拉瓜問題相繼發生，美國都想拿武力來干涉，以掩南美方面對於美帝國主義的假面具，差不多有完全揭穿之勢。這次會議，據說就是美國想藉此機會來掃除這些誤解（？）而確立美國的地步的。

全美會議已經開過了五次，閱時三十九年，因國際政局的推移，到現在還是大吹大擂去開這個頑意見，可見會議的性質，總也有點極值得注意的處所；同時因美國在拉丁美洲近年侵掠手段之積極的猛進，其外交手段之怎樣運動，也是我們所應曉得的，所以這次會議，便是我們中國人也不可不注意。

要說明「全美會議」的內容，不可不先知道「全美主義」（Pan-Americanism）是甚麼。「全美主義」便是除加拿大外，所有南北亞美利加各國——即北美之撒爾遜亞美利加與中南美之拉丁亞美利加，政治上協同合作一致對外的意思。最初對於這種意思致慮畫策的，北美為克芝 (Henry Clay)，南美則如波黎發 (Simon Bolivar)。克芝當國務卿的時候，因恐舊世界對於新大陸之專制的侵掠，很想聯合全美諸國作為一團以謀抵抗，而她自己也可以作全美的盟主；至於波黎發呢，因正值獨立戰爭之際，急謀脫離西班牙之桎梏，而維持其獨立，也須有一堅固的團體；所以在一八二四年的時候，他便首先主張美洲國家開國際會議於巴拿馬。當時僅貝墨哥、哥倫比亞、厄瓜多、秘魯四國參加。其所協定的條約，內容為共同盟之組織，得設立一聯邦會議以防衛各締約的領土，並仲裁其國境問題，這便是後來全美會議理想的由來。其後各地南美諸國會合的事情漸多，參加的國數也漸漸

的多起來，大家對於聯合的效果也都能瞭解，全美主義可算已經深入一般人的心目中。不過今日所謂「全美主義」的創議者，還是美國國務卿蒲藍。他於一八八一年爲討論戰爭的預防方法，向全美各國發招請帖，請其到華盛頓開全美會議。後雖因大總統加飛可爾德被刺而辭職，會議未開成功；但其初志未遠，後卒於一八八九年召集第一次全美會議於華盛頓。

全美主義的性質本來爲政治的，但也可以說含有非政治的性質。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皮亞氏謂：「全美主義乃爲密接全美諸國間之精神的，政治的，經濟的關係而起的一種國際運動」。前國務卿藍辛的解釋謂「全美主義即亞美利加各國之國際的政策」。照這種說法，全美會議便不啻爲外交政策作成的機關。但與此說相反的，如前駐阿根廷之美國大使拿柯，則即以此單純意見發表的機關，即亞美利加各國聯合發表其同意見的機關。更就一九一五年威爾遜總統對於全美主義的說明；全美主義不過是「全美各國對於世界事件只形成一個政治的單位的事情」。威爾遜的話，比較能夠代表美國政府的觀感，而且他自己也曾提倡一種全美聯盟論，是則全美主義之屬於政治的協同運動也就可想見了。

全美主義的原則，就美國的見地以觀共是五項：一，全美各國之獨立；二，各國共通的議會政治；三，領土的保全；四，以法律代替武力；五，各國基於平等的地位。因此美國學者及政治

家屢屢辯明全美會議並不是以美國爲盟主之全美共和國的聯合政府。加州大學教授洛克氏曾這樣的說：「所謂國家平等的話，乃法的平等，即指國際法上的平等而言；至於就政治的見地以言，國家必不能平等所謂強國弱國的區別，都不外政治上不平等的類別」。他承認國際的平等而否認政治的平等，這恐怕是現在美國大多數人的意見哩！

現在全美會議的中央機關設在華盛頓，其理事會也歸美國方面統制；所以從來的全美會議差不多都由北美合衆國來操縱。形式上雖說全美會議是「美洲各國之一致意見的發表機關」，而實際上却真是「以美國爲盟主之美洲大陸國家的聯合」。這是誰也不會否認的。

以上所說的全美主義觀念的進展，現在再就從來全美會議的歷史的經過略爲說說。第一回的全美會議，是在一八八九年，即依全美運動之先驅者美國工務卿蒲藍之招請，在華盛頓開會的。

全美各國政府的委員，在此整整的開了七個月的長期會議，討論了許多商業上的廣泛問題，如關稅，鐵路，通貨，協定，銀行制度，國際私法等，結果又議決設置同會議的中央機關「全美事務局」(Bureau of American Republics)於華盛頓。隔第一回會議後的十二年，即一九〇一年又在墨西哥開第二次全美會議

會期三個月，結果議決了七八件事情，如國際法典之編纂，罪犯之引渡，學位特許權，商標權，著作權之確認，以及關於外人之權利等。此外又規定全美會議每五年開會一次，即以此為亞美利加政策之決定之常設機關。到一九〇六年於是又開第四次全美會議於里約熱內盧（Rio de Janeiro）為期六星期即告終結，主要議題還是上次會議的問題，不過有幾個對於上次議決事項擬締結一種條約以資信守。未幾到一九一〇年又開第四次全美會議於阿根廷之首都布諾斯艾利斯（Buenos Aires），這次會議也只開了六星期即告完結，議決了關於通商方面四個協定案之採擇。不過這次會議却把「全美事務局」的規模擴大，而改稱為「全美協會」（Pan-American Union），由會議的執行委員準備議案，蒐集必要資料，以備下屆開會之用。下屆的會期本為一九一六年，不過因歐洲大戰發生，大家主張延期，遂延至一九二三年三月二十五日，才在智利之聖蒂哥開第五次全美會議。這次會議把各種議案，關於政治，司法衛生，商業，農業，及教育方面的，都分別交各分科會來討論。惟其中最惹起世人的注意的，尤莫過於全美協會委員會的改造問題和裁減軍備問題。本來按照上次決議，該委員會的組織，是由美國國務卿和駐華盛頓全美各國外交官組織成的。凡欲入該會的國家，必須先經美國的承認，這次中美科索泰里加的全權委員，却覺得這種條件未免令美國的勢力

過大，便動議廢止該條；但是美國在事實上和法律上都要算是全美協會的主，所謂該項企圖終歸失敗。其次裁減軍備問題，這是專就南美各國而發的，美國初以為華盛頓裁減軍備會成功，南美各國間亦不難於解決；竟不料智利與阿根廷兩國間大鬧反對意見，弄得無結果而散。現在聽說明年哈瓦那的第六屆會議中，這兩個問題仍還要付議程的，這就無怪乎美國外交界弄得手忙腳亂，要用獅子搏兔的全力來對付牠了。

在上次全美會議中，還是一個更重要的問題，便是烏拉圭（Uruguay）的大總統Baltasar Bruz提議組織一個「亞美利加國際聯盟案」（American League of Nations）。這一個聯盟自然比較「門羅主義」的範圍還要廣大，「牠的組織仍係根據全美協同的原則；不過牠不僅反對外國帝國主義之侵入美洲大陸，並且也防止美洲內部國家發生帝國主義的傾向」。這最後的一句話，對於美帝國真不啻一個當頭棒喝，美國全權代表自然對於這議案加以反對。不過拉丁亞美利加諸國却都很表贊成，並議決將各國政府的此項提議，勸告全美協會之理事會，要牠特別研究。美國在上次會議中，對於這案議，雖不甚理睬，但是下屆會議若再提出，美國總不好意思不理吧！那麼哈瓦那那會議的時候，拉丁美洲諸國和美國的鬥門，一定是很有興味的事情了！

我們要推測美國對於下屆全美會議的態度如何，不可不先對於美國在國際政治史上的「門羅主義」略為說幾句。查「門羅主義」的沿革，一方面便是對於拉丁亞美利加諸國外交的綱紐，同時也就是美國外交政策的基調所在。「全美運動」也是和「門羅主義」很有關係的。

查自一七七六年美國獨立以後，「門羅主義」差不多是美國的傳統的外交政策。一七九六年美國國父華盛頓，在他有名的告別演說辭中，便已聲明了美國不干涉歐洲的政治，因此歐洲諸國若干涉美國的政治，亦決不能容忍。不過當時還不曾提出什麼「主義」的名目來。後來偶於一八二〇年，俄帝國以阿拉斯加為根據，頗露經略美洲大陸之野心，對於美利加在加利福尼亞省之勢力範圍欲加驅逐，當時美國國務卿亞當斯遂向俄公使抗議，直斥「歐洲諸國自始即無殖民南北亞美利加之權利」。未幾又以西班牙對於其在南美之殖民地相繼獨立欲加討伐，一八二三年成立「神聖同盟」以為干涉美洲國家之預備，於是北美合眾國和南美各國都同感覺一種危機。美國國務卿亞當斯當即告大總統「門羅和英國相提攜，共同發表反對宣言；不料國不肯，門羅總統遂單獨發表否認歐洲干涉南北美洲的宣言，其要點有三；即：一，美洲大陸不許有歐洲的殖民地；二，美洲大陸不許擴張歐洲的君主制度；三，美國不干涉歐洲的政治，同時歐洲諸國亦不得干涉美

洲大陸的政治。這便是所謂有名的「門羅主義」。換句話說，不過是「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就得了。

這樣看來「門羅主義」最初只是門羅總統十點申明，一種外交政策；既不是什麼國際法規，也不是什麼條約，並且素來也沒有什麼可以防衛拉丁亞美利加的標語，只不外確保本國的獨立與安全的一種外交政策罷了。然而拉丁美洲諸國最初却極歡迎牠。當時以完全獨立國家自任的巴西和哥倫比亞兩國，竟致倡議為同一目的締結攻守同盟條約，美國不肯答應。這和上回第五次全美會議中，拉丁美洲提倡全美聯盟組織，美國也加反對的事實兩相對照起來，煞是好看呀！

「門羅主義」的本質如上所述，固然只是美國自衛的一種手段；但因時代的進展，新的國際問題發生，牠的適用範圍與解釋已極伸縮自如了。例如英國在圭亞那的殖民地，和委內瑞拉發生國境爭議，已經亘半世紀到一八九五年，美國忽然藉口，「門羅主義」加以反對，謂當付仲裁解決。後來英國以他種關係，不願開罪美國，卒如所議。又如一九〇二年羅斯福大總統執政的時候，英德意三國的海軍，為強迫委內瑞拉履行債務，封鎖該國之海岸，德國且有乘機佔領土地的野心，美國於是又拿出「門羅主義」這塊招牌來和他們周旋，這都是把「門羅主義」應用於南美最著的事例。到近來美帝國的野心更大了，應用「門羅主義」的機

會更多了；僅在過去二十年中，美國於拉丁亞美利加侵掠的行動，便有下面四種最可注意的事實：

(一) 一九一二年對於尼加拉瓜的武力干涉——拉丁美洲諸國每起革命，美國政府多與其國保守的政黨相勾結，派遣本國軍隊去壓迫他的反對黨。尼加拉瓜即為著例。

(二) 一九一五年對於海地的干涉——拉丁美洲諸國有弱小而不能維持獨立政府，保持國內秩序，履行國際義務時，美國便毫不客氣的代行其國的政治經濟管理權。海地也就是一個特例。

(三) 一九一六年對於聖多明各的干涉——拉丁美洲諸國有不能償還國債的時候，美國便以不能還債為名而干涉其國的政治。全聖多各便是許多例子的一個。

(四) 最近和墨西哥尼加拉瓜的紛爭——美國政府對於拉丁美洲諸國的政治經濟政策，是完全以美國的市民利益為前提。若果有對於美國市民利益是妨礙時，便無論如何都要來干涉該國的內政的。美國之所以常常和墨西哥等國尋隙，原來暗地裏都有資本的利益在作祟呢。

這樣看來美國傳說的外交政策所謂「門羅主義」的精神，要算老早是已經死滅了的；現在她還要撐着這個幌子來騙人，無怪乎拉丁美洲國家近年來的反美帝國主義運動一天一天的激烈起來了。

美國在現代國際政治上的活動，由「門羅主義」而造成其性的「帝國主義」的事實，於拉丁美洲可謂表現無餘了。拉丁美洲諸國現時也曉得這位先進共和國是不大靠得住了，所以寧願倚賴歐洲的國際聯盟來和美國抵抗，中南美的國家本只二十國，而加入國際聯盟的致達十八國。這怎不令美國政府手忙腳亂的着慌呢？她現在覺得甚麼都不足以引起拉丁美洲國家的信仰了，只剩下有那歷史關係的全美會議還足以為操縱全美國家的工具，所以想從這裏挽回一點劫運。她這種手段正和我們這位貴鄰日本一樣，她覺得近數十年對於中國侵掠的痕跡太多了，要保持一點親善關係，還想藉什麼「東亞門羅主義」和「亞洲民族會議」的名義來引人就範，這真是一種心勞日拙的手段呵！

現在拉丁美洲已不是從前的樣子了。非獨「全美主義」不足以引起她們的興味；並且她們還提倡什麼「大拉丁主義」聯合拉丁民族以與盎格魯撒克遜民族的英美對抗，因為中南美洲大多數具有勢力的民族，都是從前西班牙統治下的拉丁系的民族咧。這又是全美運動一大勁敵。不過這些還只是理論上的話；事實上我們要看看美國外交的進展如何，還是注意明年一月開會的第六屆全美會議吧！

## 小說

### 土地廟

胡也頻

在梨城從東城門到西城門去，要是貪圖省路的，不由寬闊熱鬧的大街，而走那彎曲的僻靜的小巷，那末就要經過狀元坊，並且在坊之中間會見到一個土地廟。土地廟，這是很古舊的了；紅色的牆已罩上灰色，多處都現着磚的崩落，而其中間的地方，便給許多聰明的鳥兒選去作巢，因此就密密雜雜的印着鳥糞的痕跡。在廟裏，差不多那所謂土地者，以及和他並排坐着的他的夫人，祇是辨別不出男女的，褪了刷金，泥巴也掉了，露出人形的木架來。至於爲土地壯色的馬和馬夫，差役等，就很久之前，爲了幾個乞丐過冬的緣故，連木架也沒有了，祇剩得壁上的香燭的餘影，使人還模糊地認出這是他們昔日所站的行列的地位。其次，如土地而前的橫案，這在當時，曾點綴着許多金的蝙蝠，曾威嚴的排着籤筒，卦壳，燭斗和香爐之類，並且曾無愧的接受過許許多多活動人們的禮拜，但是現在，倒塌了，像死的牲畜一般臥伏着，度那寂寞的無窮止的日日夜夜。再其次，那香火道上所住的房間，却不像昔日的陰暗，是完全明亮了，通着天，受日光和風雨的照顧，地上便生滿了野草：這因爲也不知是幾時以前，賊偷走了瓦片，地保便憤恨地又把那房間的木料去變賣。總之，像這土地廟，是已經像背運的窮人一般，被公民所遺棄或忘却了，幾乎成了冷落的頹敗的廢墟。——其原因是一般人，在許久之前，就狂熱的傾心於娘娘宮，那娘娘是一個塑得又年青又漂亮又妖冶的女人。

這廟宇在許多年中間，都是那男男女女乞丐的歸宿場所。也不知是起自何時，住在這廟裏的乞丐便搬走了，因地保引了另一羣人；這個廟於是就熱鬧了起來。

但是這熱鬧，雖說是發生在土地廟裏，對於土地却無益處，有利的祇是地保——他每天都因此喝得酩酊，並且打鼾着直睡到第二天天亮。

造成這熱鬧的，是門蟋蟀。

門蟋蟀，像這玩藝兒，凡是梨城裏面的住民，爲了難得的遺傳的風俗，只要是得到空閑的，不論是貧富，便都耽溺於這種娛樂——是變相的一種牌具，因爲在兩匹小生物奮勇的拚命之後，這些人就得到他們賭博的勝和負了。

這土地廟便是屬於貧民的這樣賭博的機關。

賭博的時候是從太陽上屋直至於太陽落山，主其事的自然是地保了。

地保的爲人原是懶惰的，他不常對於職務上所應負的捉賊和

捉奸，甚至於聽到什麼人命案子發生，也依樣是毫不關心的，睡飽濃濃的咕嚕着——

「又是這一回事！聽也聽得厭煩了！下輩子倘再做地保，我寧肯在地獄裏撈火鍋……」

然而自有，那無本而得到厚利的一業，他就變樣了，勤快而且固定的，在東方發白的時候，便帶着酒的餘味醒來，溜下床，粗的手指擦着疲倦的眼睛，朝向天上，看那遠處的太陽初升的紅光。倘若是陰天，辨別不出準確的時辰，那末他就趕忙的跑到土地廟去打掃，尤其是把幾條長板檯有規則的排列着，他覺得那些賭客們就要來了；他心想：「前天是三百二十文，昨天祇得到二百五，可是今天……」

他是天天希望着能得到更多的紅利。

有一天，當他從爛醉的熟睡中醒來，他忽然聽到滴滴達達的落雨聲音，他的心就不自覺的受了惘然的打擊。他以為像這樣的天氣，賭客們將不願冒雨，鬥蟋蟀的事是必定要休息了。他想到沒有間斷過的那土地廟裏的熱鬧，這時忽然變到了寂寞，其淒涼的景象彷彿就是他自己的心境，所以爲了左右「三百文」的無望，對於雨，就發生了帶點惱怒和詛咒的感發。

「我又不種田，我並不盼望你下雨呀，我的老天！……」望着綿綿不斷的雨絲，他反覆的這樣想。

終於那一種從不曾有過的聰明，忽來警醒他，在他的腦筋裏，就彷彿有一個聲音很響亮的在叫：「不用發呆，愛賭博的人是不怕雨的！……」

「這也許——」他想。於是從失望的悵惘和惱怒中，喜悅就溢溢了；他套上那黑大布雙鼻頭の木屐，捲上兩重袴脚，打着黃緒色漏洞的油紙傘，踉踉跄跄，又擔憂又歡喜的走往土地廟。

在模糊的煙雨中，剛剛望得見廟宇前面的形像來，他就極了眼力去看那大門——這像一個黑的無底的洞。他忽然快活了；因爲在他昨晚回來時，那兩扇雖說是破壞得不結實的大門，卻是由他親手帶關得緊緊的，那末，現在被敞開了，不消說那裏面是來了賭客。

另一面，他又在疑慮，他恐怕是小偷或乞丐把這大門打開的；他的脚步就更用了力。

然而那可愛的複雜的聲音，尖銳和清脆，聽慣了的蟋蟀的叫鳴，終於像一個天使，把不能言說的快樂降到他心中了。

「幸而……」

他一直想到廟門口。

許多高低的聲音，就向他叫嚷，他恍然覺得，好像自己便成了一個大人物，受着這衆人的熱烈的歡迎。

他一眼就瞧見，那每張的長板檯上都坐滿了人，還有許多人